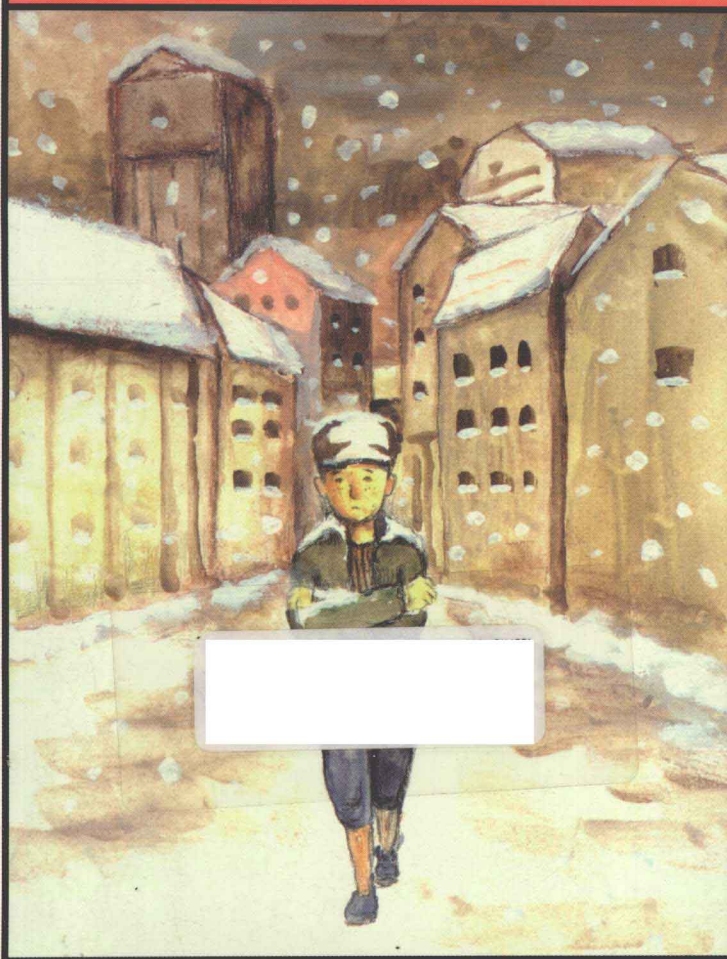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雾都孤儿

WUDUGU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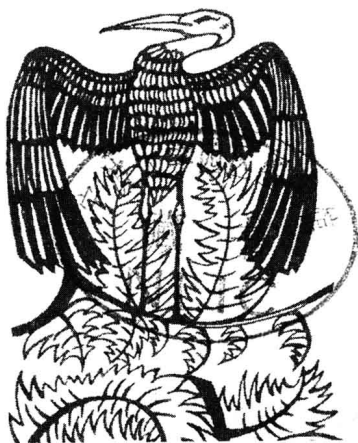


少年版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雾都孤儿

WUDUGUER



原著 [英]查尔斯·狄更斯
编译 张燕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 张燕
改写. -- 南京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3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5518-0

I. ①雾… II. ①狄…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591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雾都孤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28号 215557)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6-5518-0

定 价 1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雾都孤儿》——19世纪最有影响的经典小说之一，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描写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赞扬了人性中的正直和善良，也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黑暗。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

故事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孤儿奥立弗·退斯特的故事。一位年轻的母亲昏倒在街上，人们把她送进了济贫院。第二天，她生下一个男婴后就死了，这个男婴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奥立弗。奥立弗在孤儿院长大，10岁时被送到棺材店里做学徒。由于不堪忍受诺亚等人的欺侮和虐待，只身逃往伦敦。在伦敦遇到扒手“机灵鬼”，误入贼窝，被迫与恶为伍。奥立弗在逆境中挣扎，幸好得到其父生前好友布朗罗先生以及露丝小姐、梅莱夫人等好心人的帮助，善良的他才一次次化险为夷。奥立弗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热心人的帮助，最终与自己的亲人团聚，而他神秘的身世也得以真相大白。

在这本书中，奥立弗、南希、露丝等都是善良的代表，他们出生于苦难之中，在黑暗和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成长，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种种磨难并不能使他们堕

落或彻底堕落,反而更加显示出他们的高尚品质。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虽然南希最后遇难,但正是她的死召唤出社会正义的力量,注定了邪恶势力的代表——费金团伙的毁灭。因此在小说中,南希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奥立弗则得到了善报。而恶人的代表——费金、孟可司、邦布尔、赛克斯等个个落得了悲惨的下场。

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畅销至今,已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并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之一。在中国,《雾都孤儿》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名著之一,书中的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为了适应少年儿童的阅读需要,我们对原著进行了改编,在忠于原著情节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次要人物和情节,以便小读者轻松阅读。



目 录

一	孤儿的苦难出生	1
二	济贫院的悲惨生活	6
三	棺材店里的学徒	13
四	奋力反抗后出逃	23
五	奥立弗误入贼窝	32
六	奥立弗被围捕	45
七	奥立弗生病了	54
八	南希探访监狱	61
九	送书途中的意外	68
十	奥立弗再陷贼窝	80
十一	寻找奥立弗的启事	88
十二	贼窝里的日子	95
十三	被南希接走以后	105
十四	精心策划的盗窃	112
十五	老沙丽的临终忏悔	122
十六	盗窃失手以后	131
十七	邦布尔先生的求婚	144
十八	奥立弗还活着	149

十九	乡村的幸福生活·····	164
二十	露丝小姐生病以后·····	174
二十一	神秘的夜间会晤·····	185
二十二	南希的正义之举·····	193
二十三	与布朗罗先生重逢·····	202
二十四	新人加入盗窃团伙·····	209
二十五	机灵鬼被捕了·····	215
二十六	一项秘密的任务·····	222
二十七	伦敦桥上的会面·····	229
二十八	南希惨遭杀害·····	235
二十九	一次重要的谈话·····	244
三十	抓捕杀人凶手·····	251
三十一	真相大白的一天·····	258
三十二	费金的最后一夜·····	268
三十三	幸福美满的结局·····	275



一 孤儿的苦难出生

有一个小城,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样,在那里的公共建筑物中,也有一个普遍设立的机构,那就是济贫院。奥立弗·退斯特便出生在这所济贫院里。

当教区外科医生把这个孩子接到这个苦难而动荡的世界时,孩子能不能有名有姓地活下去曾经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出生在济贫院是幸运和令人羡慕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小奥立弗·退斯特来说,这也许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了。

小奥立弗·退斯特出生后呼吸相当困难。很长时间,他躺在一块小小的毛毯上直喘气,在生死之间徘徊,幸运的是,他最终活了下来。这时,如果是慈祥的祖母、热心肠的姑姑阿姨、经验丰富的护士以及学识渊博的医生围在小奥立弗身边,毫无疑问,他必定一下子就被治死。幸好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济贫院的老太婆和一位按规定负责这类事情的教区外科医生。除此之外,没有别人。老太婆因难得喝到一些啤酒,所以有些晕乎乎的。奥立弗经过一番生死搏斗,不但呼吸平稳了,而且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一阵高声啼哭。作为一名男婴,哭声的响亮可以想象,况且他在远远超过3分15秒的时间里还不

曾具有嗓子这个器官的功能。他也开始向全院上下公布一个事实：本教区又背上了一个新的包袱。

奥立弗刚以这一番活动证明了自己的肺部功能正常，这时，胡乱搭在铁床架上的那张补丁加补丁的床单响了起来，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姑娘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头，用微弱的声音模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

“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

医生面向壁炉，坐在一边烤火，时而烤烤手心，时而又搓搓手。听到姑娘的声音，他站起来，走到床头，用出人意料的和善语气说：

“哦，你可要好好地活下去。”

“上帝保佑，她现在可是死不得，死不得。”老太婆插嘴道，刚才还在角落里品尝着美酒，这时慌慌张张地把一只绿色玻璃瓶塞进口袋里，“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个岁数，养上 13 个孩子，活下来的两个也一起住进济贫院里，到时候她就明白了，也用不着这样激动了。上帝保佑，死不得，都已经当妈妈了，可爱的小羊羔还在这儿呢。”

这番话本来是想开导开导这个姑娘的，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姑娘摇摇头，朝孩子伸出手去。

医生将孩子放到姑娘的怀里。她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用冰凉苍白的嘴唇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又用双手擦了擦自己的脸，狂乱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战栗着向后一仰——死了。老太婆和医生急忙给她揉胸、擦手、搓太阳穴，希望挽回她的生命，但是姑娘的血液已经永远停滞了。虽然姑娘的生命无法挽回，但医生和老太婆还是默默地为她祷告，希望她能够平安。



“一切都结束了，辛格密太太！”末了，医生对老太婆说道。

“呵，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完了！”老太婆说着，从枕头上拾起那只绿瓶子的瓶塞，那是她弯腰抱孩子的时候掉下来的。

“可怜的孩子！”她又一次叹息道。

“辛格密太太，孩子要是哭闹的话，你尽管叫人来找我。”医生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说道，“这个小家伙很可能会有些吵闹，要是那样，你就给他喂一点儿麦片粥。”他戴上帽子，还没走到门口，又在床边停了下来，加了一句：“这个姑娘很漂亮，她是从哪儿来的？”

“她是昨天晚上被人送到这里来的。”老太婆回答，“有人发现她倒在街上，鞋子都磨烂了，看来走了很远的路。但是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医生弯下腰，看了看姑娘的左手。“又是那种事，”他摇摇头说，“没有戴结婚戒指。哦，晚安，辛格密太太！”

医生出去吃饭了，充当护士的老太婆就着那只绿色玻璃瓶又喝了几口，接着在壁炉前的一个矮椅子上坐下来，开始给婴儿穿衣服。

自从小奥立弗出世后，他被裹进一条用来遮身蔽体的毯子里时，他既可能是贵族公子，也可能是乞丐的儿子，没有人能确定他的出身。现在，当一件已经泛黄的旧白布罩衫套在他的身上，打上印章，贴上标签，他的身份立刻就被确定了。他成为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苦力——来到世上就要尝拳头，挨巴掌——个个藐视，无人怜悯。

可怜的小奥立弗用力地哭着，如果 he 知道自己一出世就成了孤儿，自己的命运从此要交给济贫院和教会执事，恐怕他

会哭得更响亮。

接下来的八至十个月，奥立弗·退斯特成了背信弃义与欺诈行为的牺牲品。

济贫院当局按规定将这名孤儿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情况上报教区当局。教区当局得知济贫院连一个能够为奥立弗提供亟需的照料和营养的女人也腾不出时，就决定将奥立弗送去寄养，也就是把他送到三英里外的一个济贫院的分院去。

那里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由一个老太婆负责照顾，但他们整天在地上打滚，从来没有吃饱过，也没有穿暖过。老太婆接受照顾这帮小犯人，是因为教区每周给每个孩子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本来一个孩子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是很丰厚的，七个半便士可以买很多东西，足以把一个小肚子给撑坏，但这个足智多谋的老太婆很懂得调理孩子的一套，更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就这样，她把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都归为自己所有，只用很少的钱来喂养这些成长中的教区孤儿，每个孩子每天只能喝一些稀粥。

接受委托照顾奥立弗·退斯特的那个老太婆信奉“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好”的高见，虽然孩子们已经训练得可以依靠低劣得不能再低劣的食物中少得不能再少的一部分活下去，但经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要么在饥寒交迫中病死，要么一不留神掉进火里被烧死，要不就是偶尔被呛死。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可怜的小生命一般都会被召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亲人团聚。

发生这样的事，偶尔也会吃官司，但并不多见。陪审团审讯的时候，也许会心血来潮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要不就是教区居民公然联名提出抗议。但是，这类不识趣的举动很快就

会遭到教区医生和教区干事的反驳。教区医生照例会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肚子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非常可能的),而教区干事总是发誓他们是完全按照规定办事的,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此外,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是提前一天通知教区干事,他们明天要来检查了。所以等他们来的时候,孩子们个个被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令人赏心悦目。除了称赞,他们还能说什么?

二 济贫院的悲惨生活

奥立弗·退斯特 9 岁了,可还是一个苍白瘦弱的孩子,个子矮矮的,腰也细得不得了。然而不知是由于造化还是遗传,奥立弗胸中已经种下了刚毅倔强的精神。这种精神还要归功于寄养所伙食太差,说不定正是由于这种待遇,他才好歹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的 9 岁生日,他正在煤窖里庆祝生日,客人是经过挑选的另外两位小绅士,因为他们居然喊肚子饿,一起挨了一顿打后又给关了起来。这时候,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来了,此时他正在奋力地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上帝! 是你吗,邦布尔先生?”麦恩太太把头探出窗外,装作喜出望外的样子,接着转身对身后的苏珊说,“苏珊,快把三个臭小子带到楼上去,赶紧把他们洗洗干净。”然后,她又对邦布尔先生奉承道:“哎呀呀,邦布尔先生,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邦布尔先生人长得胖,又是急性子,因麦恩太太把门锁了而恼火,因此,对于麦恩太太亲切的招呼不但没有反应,还用力摇了下那扇小门,又狠狠地给了它一脚。

“天哪,瞧我,”麦恩太太在确定三个臭小子已经被转移



后,故意装作刚刚醒悟的样子说道,“瞧我这记性,我竟忘了大门是从里面反锁着的,这都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她连忙跑出来开了门,“进来吧,先生,请进请进,邦布尔先生,请吧。”

这番盛情邀请,或许能使其他任何一名教区干事平息怒火,但这位干事却丝毫不为所动。

邦布尔先生紧握手杖,问道:“教区公务人员为区里收养的孤儿的教区公务上这儿来,你却让他们一直在花园门口等着?麦恩太太,你难道忘了自己也是一位贫民救济处的代理人,而且是领着薪水的吗?”

“对不起,邦布尔先生,我刚刚在跟孩子们说你来了,因此耽误了一会儿。你不知道,那些孩子都很喜欢你呢。”麦恩太太毕恭毕敬地回答。

邦布尔先生一向认为自己的口才不错,身份高贵,现在既然这些都已经得到验证,他的态度也就缓和了下来。

“好了,好了,麦恩太太,或许就像你说的那样吧。快领我进屋吧,我有话要说。”

麦恩太太赶紧陪着笑脸,把教区干事领进一间砖砌地面的小客厅,请他坐下来,又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邦布尔先生抹去额头上因赶路沁出的汗水,得意地看了看自己的三角帽,脸上露出笑容。毕竟教区干事也是人,所以邦布尔先生也会笑。

“瞧,你走了很长一段路,现在一定渴了,要不要喝点什么?”麦恩太太的口气甜得令人无法招架。

“哦,我什么也不喝。”邦布尔先生摆了摆手,一副很有分寸但又不失平和的派头。

“我劝你还是喝一点儿,”麦恩太太留意到邦布尔先生回

绝时的口气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接着说道,“只喝一小口,加一点点凉水,再放块糖。”

邦布尔咳嗽了一声。

“就请你喝一小口吧!”麦恩太太乖巧地说。

“这是什么酒?”邦布尔先生问道。

“哦,是我为孩子们准备的东西,赶上孩子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兑一点达菲糖浆,给他们喝下去,邦布尔先生。”麦恩太太一边说,一边打开角橱,拿出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我不骗你,邦布尔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也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麦恩太太?”邦布尔先生的眼睛紧紧盯着麦恩太太的调酒过程,吃惊地问道。

“上帝保佑!是啊,不管怎么贵,”这位老妇人回答,“我都不忍心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底下受罪,先生。”

“是啊,”邦布尔先生表示赞同,“麦恩太太,你真是个有同情心的女人。我会尽快找个机会向理事会反映这件事的。”说着,他端起桌子上的酒杯,“你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母亲,我十分乐意为你的健康干杯,麦恩太太。”说着,一口就喝下去半杯。

“现在谈正事,”干事说着,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连洗礼都没有做完的孩子奥立弗·退斯特,今天满9岁了。让他继续呆在这里嫌大了一些,理事会决定让我把他领回济贫院。你叫他现在就来见我。”

“我马上把他带来。”麦恩太太说完,起身离开了客厅。这时,奥立弗已经被洗干净了,由那位好心的女保护人领着来到小客厅。

“给这位先生鞠个躬,奥立弗。”麦恩太太说。



奥立弗顺从地向邦布尔先生鞠了一躬。

“奥立弗，你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吗？”邦布尔先生的声音很威严。

奥立弗看着站在邦布尔先生后面一脸凶相的麦恩太太，装出非常舍不得离开的表情，点头答应了。奥立弗手里拿着麦恩太太给的面包，戴上一顶教区配备的茶色小帽，由邦布尔先生领出了这一所可悲的房屋。

邦布尔先生把奥立弗交给济贫院的一位老太太后便走开了，但奥立弗刚解决了另外一片面包，邦布尔先生就回来了。他告诉奥立弗，今天赶上理事会开会，理事们要他马上去见一面。

奥立弗给这个消息吓了一跳。邦布尔先生用手杖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让他清醒清醒，又敲了后背一下让他振作起来，然后领着他走进一间粉刷过的大房间。有十来位肥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首席的一把圈椅比其他椅子高出很多，上面坐着一位身体格外肥胖的绅士，一张脸又圆又红。奥立弗给大家鞠了一躬，并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题。

“你上这儿来是要接受教育，学一门有用的手艺。”高椅子上那位红脸绅士说。

“那你明天早晨六点钟就开始学习扯麻絮。”穿白背心的绅士绷着脸补充了一句。

奥立弗在邦布尔先生的指教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被带到一间收容室，那里只有一张高低不平的硬床。奥立弗伤心地哭起来，直到渐渐睡着了。

孩子们吃饭的场所是一间宽敞的大厅，一口钢锅放在大厅一侧。开饭的时候，大师傅在锅边舀粥，每个孩子只分得一

碗稀粥，绝不多给。只有遇上盛大的节日，每人才能增加二又四分之一英两面包。粥碗从来用不着洗，因为孩子们总是用汤匙把碗刮得铮亮。吃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饭碗和汤匙差不多大。刮完后，孩子们坐在那里，眼巴巴地瞅着粥锅，恨不得把垫锅的砖也吞下去，与此同时，他们用力地吸着自己的手指头，决不放过可能掉落下来的米汁粥粒。

3个月以来，奥立弗·退斯特和同伴们一起忍受着慢性饥饿的煎熬。到后来实在饿得顶不住，都快发疯了，以至于有一名大个子的男孩说，除非每天额外多给他一碗粥，否则难保哪天晚上他不会把睡在他身边的哪个瘦弱的小家伙吃掉。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一副野性的饥饿目光，孩子们没有不相信的。大家开了一个会，抽签决定谁在当天傍晚吃过饭以后到大师傅那里再去要一点粥。奥立弗·退斯特抽中了。

傍晚时分，孩子们坐到了各自的座位上，大师傅照例给每人分了一碗粥。碗里的粥一扫而光后，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向奥立弗使眼色，邻桌还用胳膊肘轻轻推了他一下。奥立弗尽管是个孩子，此刻已经被饥饿与痛苦逼得什么都顾不上了。他从饭桌旁站起来，手里拿着汤匙和粥碗，来到大师傅面前，胆怯地说：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

大师傅是个身强体壮的胖子，听了奥立弗的话，他的脸刷地变白了。他愕然不解地紧盯着这个造反的小家伙，然后操起勺子，照准奥立弗的头就是一下，接着伸开双臂把他紧紧夹住，尖声高呼着教区干事。

邦布尔把事情报告给了理事会，理事会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奥立弗当下就被禁闭起来。